

人正虚为本，邪实为标，正邪交争。虚、毒、瘀并存是肿瘤病机的关键所在；“正气内虚，毒瘀并存”，三者相互交织影响、互为因果。故在治法上扶正解毒祛瘀三管其下，共奏其效。

本案中患者甲状腺癌病史患病日久，机体正气亏虚，病邪亢盛，机体无力抵抗外邪，不能制止毒邪进展，机体不断受到病理性的损害，癌瘤便发生发展。同时患者前后行 2 次手术治疗，手术损伤机体正气，且癌瘤为有形之邪，阻碍相应脏腑功能和人体气机运行，产生瘀、毒等病理产物。这些病理产物又影响人体脏腑功能和气机等，进一步使正气更虚，如此恶性循环，致病久不治。故以扶正固本、解毒祛瘀为治疗大法。拟方以黄芪为君药，黄芪甘温，为补药之长，补气最速，大补中气，视患者正气盛衰程度而用之，又助软坚散结。加用郁金、姜黄、川芎、当归等行气血分之品，以安抚营血，共奏活血祛瘀、养血和血、行气止痛之效；郁金、姜黄相配活血祛瘀、行气解郁作用增强；川芎偏于行气散血，当归善于养血和血。四药相配活血、养血、祛瘀、行气四者并举，且润燥相济。苦参、猫爪草、白花蛇舌草清气分癌热，清热解毒同时防治癌细胞生长，祛邪以扶正。“气有余便是火”，气郁易于化火，同时“气行则血行，气滞则血瘀”，方中加用大量理气药如炒莱菔子、厚朴、枳壳、乌药、香附、川楝子以调畅气机。枳壳以轻宣上焦，香附、川楝子斡旋中焦，乌药调畅下焦，厚朴、炒莱菔子通理三焦；应用补气理气相配合协调，使气旺而不滞，调畅气机，以期治疗腹痛、腹胀等症，截断手术等对机体造成

的损伤。患者症见全腹腹水，故加抽葫芦、车前草、马鞭草利湿泄浊，调节小肠泌别清浊的功能，给邪以出路，使水湿之邪由二阴分消走泄。大黄泻下通便，通腑泄热，同样使得病邪有所出路。再配以夏枯草软坚散结，鸡内金消食健脾。二诊中腹痛、腹胀较前好转，去马鞭草、乌药等，增加枳壳用量以加强行气开胸、宽中除胀之效；去苦参加连翘，增强了清热解毒之效；加焦槟榔消食导滞。三诊中患者胃脘部症状明显好转，故去川楝子减少行气消胀止痛之功，加生地黄养阴，加蛇六谷增强消癌解毒之效。四诊中患者诸症好转，复查 B 超显示肿物体积缩小，已无腹水。前方去车前草、抽葫芦类利湿泄浊之品，已无腹胀去理气调中之香附，加生牡蛎、莪术、浙贝母配合夏枯草增强软坚散结之功。五诊患者诸症缓解，增强全方扶正之效。前方去焦槟榔，增加黄芪、生地黄以益气养阴；加砂仁行气调中、醒脾开胃；加鸡血藤善走血分，长于补血，温经活络，活血通络。整个治疗过程，体现出了“始终扶正，时时攻邪、以益气为第一要务”的思想。

纵览全程用药，标本同治、攻补兼施，以扶正固本、解毒祛瘀为原则，以黄芪为君，将理气药与清热解毒药、活血化瘀药巧妙配合，辨清标本虚实，分而治之，做到祛邪勿伤其正，扶正勿恋邪。治疗中灵活运用化裁加减，并酌加软坚散结之品，疗效颇佳。

(责任编辑：冯天保)

## 益气升阳法治疗内伤病验案举隅

李龙生，鲁美君

黑龙江中医药大学，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

[关键词] 益气升阳法；高热；头痛；耳鸣

[中图分类号] R249

[文献标识码] B

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4) 10-0228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4.10.093

益气升阳法最早见于李东垣《脾胃论》中脾胃内伤学说。中医学认为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气机升降之枢；故饮食劳倦则易伤中，致气血生化乏源，气机升降失常，水谷精微不能敷布以营养四肢百骸，形体官窍，而变生百病。现代临床常用此法治疗美尼尔氏病、抑郁症、原发性低血压等

一系列内伤杂病。笔者受此启发，在临证时运用该法治疗无明显原因的高热、头痛、耳鸣等病症，取得了满意疗效，现介绍如下。

### 1 高热

李某，女，26 岁，2012 年 11 月 5 日初诊。自诉规律性

[收稿日期] 2014-04-19

[作者简介] 李龙生 (1986-)，男，在读研究生。

[通讯作者] 鲁美君，E-mail: sxctv07@qq.com。

高热，每月 1 次，已反复发作 6 年余。发热期间服用西药治疗效果不明显。诊见：高热，头身疼痛，站立头晕，疲倦甚，遇风冷则寒战，面色㿔白，手足不温，时有呃逆，胸闷，不思饮食，脉数微弱。此患者久病阳气郁遏，不能升发达表而发高热，予益气升阳法。处方：党参、紫苏叶各 15 g，柴胡 25 g，黄芪 30 g，羌活、独活、前胡、桔梗、枳壳、陈皮、薄荷、炙甘草各 10 g，白芍、茯苓各 20 g。每天 1 剂，水煎，分 3 次温服。服药 2 剂后汗出热退身凉，头痛减轻，胸闷消失，欲进食粥，但仍疲倦，站立头晕，口干但不欲多饮，脉弱。遂改方如下：黄芪、白术各 30 g，党参、麦冬、山茱萸各 20 g，陈皮、当归、白芍各 15 g，葛根、川芎、炙甘草各 10 g，柴胡、升麻各 5 g。如法煎服。服药 14 剂，疲倦明显好转，其余诸症消失。

按：本案患者乃虚弱之人，因劳累过度导致阳气郁滞不能输布。其主要病机为“清阳不升，阳气内郁，不能输布达表，驱邪外出”，通常表现为疲惫、倦怠、不耐寒热等。故药用黄芪、党参、白术、炙甘草甘温益气之品，补气促运，使脾胃水谷生化有源。黄芪大补元气；党参补脾肺之气；白术补气健脾运湿，三者合用，使得气旺而运化有权，水谷充则气血生化不失乏源；黄芪、党参、炙甘草合用以泻心火而除烦，补脾胃而生气。遵《内经》劳者温之、损者益之之意，忌苦寒之药，采用甘温之品升其阳气以除烦热。由于益气还需风药鼓荡，故选羌活、独活、柴胡等疏通一身气机，升举清阳之气，使下陷的清阳复位，内郁的阳气外达。柴胡、前胡、桔梗、枳壳、陈皮调畅一身之气使人体气机升降有序，故高热除矣。

## 2 头痛

王某，女，33 岁，2012 年 8 月 26 日初诊。自诉经常劳累后头痛，已反复发作 2 年余，平素自感疲倦不愿动，时有心悸，头晕，睡眠多梦，饮食无味，大便稀，曾做过头颅 CT 及磁共振，未发现异常。初步诊断为神经性头痛，服西药西比灵等及中成药，可以暂时缓解，但停药后一段时间又复发。诊见：偏正头痛，前额及两侧憋胀感，时轻时重，遇劳加重，面色无华，头晕，睡眠欠佳，疲倦，饮食无味，手足不温，月经量少色淡，脉弱。此患者久病阳郁，气机不畅，清阳不升，气虚血弱不能濡养清窍而发头痛。予益气升阳，活络通窍法。处方：天麻 25 g，黄芪、白术、茯神各 30 g，党参、泽泻各 20 g，法半夏、防风、葛根、陈皮、柴胡、白芍、当归各 15 g，羌活、川芎、炙甘草各 10 g，独活、黄连各 5 g，生姜 3 片，大枣 4 枚。每天 1 剂，水煎，分 2 次温服。7 剂后憋胀感明显减轻，食欲增强，手足转温，面色、睡眠改善，头晕，疲倦改善不明显，脉稍有力。继服上方 14 剂，诸症消失。随后随访半年，未再复发。

按：本病为内伤头痛。头为诸阳之会，清阳之府，五脏六

腑之精气皆上注于脑。《内经》言：“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”；“头痛耳鸣，九窍不利，肠胃之所生也”。本案的病机主要为清阳不升、清窍失于濡养，故患者多表现为劳累则头痛，平素倦怠、乏力、健忘、精力不集中等。方中黄芪、党参、白术、炙甘草甘温之品，益气健脾，升阳除湿；羌活、独活、防风、柴胡疏通一身气机，升举清阳之气；佐以天麻、川芎、葛根等疏通经络。诸药合用，虚实兼治，故使头痛之顽疾解矣。

## 3 耳鸣

赵某，男，45 岁，2012 年 7 月 18 日初诊。自诉耳鸣如蝉叫，时轻时重，无规律发作年余，服西药并结合针灸治疗半月余，治疗效果尚可，但不耐劳累，劳累则加重。诊见：面色无华，精神疲惫，纳差，大便不调，口干，口渴，头晕，舌淡红、苔白略干，脉弱。此案为阳气郁滞，气机失于宣畅，不能循经上荣少阳经而发耳鸣。予以益气升阳，畅气荣络。处方：柴胡、磁石各 30 g，黄芪 45 g，白芍、天麻各 20 g，石菖蒲 50 g，党参、蝉蜕、枳壳、黄柏、蔓荆子各 15 g，葛根、炙甘草各 10 g，升麻 5 g。每天 1 剂，水煎，分 2 次温服。服药 7 剂后，患者耳鸣减轻明显，食欲增强，精神转好，头晕减轻，口干、口渴消失，舌苔变润，脉稍有力。处方：黄芪 45 g，白芍、天麻各 20 g，党参、蝉蜕、蔓荆子、枳壳、柴胡各 15 g，山茱萸、熟地黄、枸杞子各 30 g，黄柏 10 g，升麻 5 g。每天 1 剂，水煎，分 2 次温服。服药 14 剂，患者耳鸣基本痊愈，其余诸症消失。追访半年未再犯病。

按：耳鸣病因复杂，本案病机为头面失荣，耳窍失于濡养。中医学认为，五脏皆禀气于脾胃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提出：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。”烦劳伤中，则使冲和之气不能上升荣养头面而走九窍，故而出现耳鸣。治疗药用黄芪、党参、甘草益气健脾升阳；柴胡、升麻能引脾胃中清之气行于阳道及诸经；黄柏泻相火而滋肾水；蔓荆子疏风邪而清利头目；佐以蝉蜕，石菖蒲开窍通络，使久治不愈的耳鸣复矣。

## 4 体会

益气升阳法是李东垣《脾胃论》中独具匠心的创造，为后世医家治疗内伤杂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。益气升阳法是治疗气虚下陷、清阳不升，阳气不能输布的基本法则。益气升阳法以调补脾胃为主配合气机升降，气机畅达则脏腑安和。若内伤于饮食劳倦，则多患脾胃虚损之症，并使诸疾迁延不愈。病久则阳气郁滞，经络不通，气机失于调达，故四肢百骸，形体官窍得不到濡养，变生百病。故临床常见体虚之人，出现无名原因的高热、耳鸣、头痛等一系列内伤杂病。此时大可采用益气升阳法治疗，并根据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，或兼以活血、除湿、理气、通络之法，灵活配伍应用，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。

(责任编辑：冯天保)